



试论中世纪的基督教异端运动

兼评人道主义

李存崑

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异端运动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方面军，无疑，在促进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对它的作用、意义以及历史地位给予公正的评价很有必要。

基督教是在历史上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跨入中世纪的。公元四世纪后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同时也就成了帝国的统治思想。这就使得帝国原来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往往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凡矛头指向帝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必然也同时指向它的辩护士基督教教会。所以凡与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所谓官方“正统”教会相对立的各种教派，被官方通统斥之为“异端”而遭到迫害。

基督教“异端”是所谓“正统”教会的对立物，而正统教会之确立是与得到世俗政权的认可紧密联系的。教会史已经证明，当它得到世俗统治者的承认并蜕变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的时候，它已成为世俗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和世俗政权相依为命，同流合污。然而早期基督教的进步思想和积极因素，却为罗马帝国晚期的人民群众以及后来欧洲封建社会的劳动人民提供了反抗专制斗争的思想武器。他们起来反抗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斗争经常是以“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原则”为口号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全世界的斗争以及对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们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6—537页）而早期基督教的消极因素，如唯心主义的教义宣传，关于宿命论的来世因果报应的宣传，赞美贫苦，宣扬禁欲主义的宣传，要人顺从忍让，对现世剥削制度妥协的宣传等，都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而基督教很快就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欺骗和愚弄人民的精神武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异端运动和反异端斗争就是这种早期基督教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各自外向地发展的反映和结果。

正统教会之所以称异端为“异端”，是因为它一般都具有反“正统”教会的普遍意义。正统教会实际上就是世俗统治的代表，因而一般的异端就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关于基督教异端的意义，恩格斯说：“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乃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阶级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它却走

得更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3页）中世纪，尤其当基督教会和世俗政权相结合建立起封建神权统治之后，异端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就显得更清楚了。

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从公元五世纪末到十一世纪，作为它的意识形态，与这一时期相适应的是所谓“教父哲学”，其中心是提倡“信仰主义”。它不要思想，只要信仰；不要理性，只要盲从。教父们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等唯心主义糟粕，制订并论证了基督教的一整套教义，如“三位一体”说、“创世”说、“原罪”说、“来世果报”说等等，宣扬迷信，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麻痹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精神，让人们听天由命，甘当马牛，服从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和统治。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封建社会初期，即从五世纪至八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公元九世纪以后，特别是十一到十二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随着封建剥削、压迫的加强，农民和被压迫劳苦群众为反抗封建教会的统治及其特权，开展了广泛有力的起义。而这时所有社会矛盾斗争反映在思想上便是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异端”运动。

中世纪“异端”运动虽然以多种形式出现过，但主要的是“二重真理”说和各种神秘主义派别。“二重真理”说主张宗教和哲学都是真理，理性（哲学）和信仰（宗教）可以并行不悖。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是在当时宗教独占统治的欧洲，却为哲学和科学争取了一席之地，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的神秘主义则直接和正统派教义针锋相对，主张上帝是万物的本质，上帝即在万物之中，则万物皆有神性，因此，人人也都是神圣的，“原罪”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同时，上帝内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而一切外在的宗教仪式都是不必要的。有的神秘主义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和贫穷的使徒生活。他们痛恨封建等级特权，要对罪恶的世界进行“末日审判”，实现“千年幸福”；他们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世纪后期属于异端形式的唯名论同唯实论的斗争则长达几个世纪，终于导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垮台。

从查理曼时代起，基督教会利用世俗统治者给予的特权，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和财产，从而使自己跃到和世俗统治者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苦难深重，这时一个仆人要伺候两个主人。世俗封建主的征兵，徭役，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到处是兵燹匪祸，民不聊生，反封建教俗统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连绵不绝。所有这些中世纪的反封建教会的异端运动和反封建主统治的农民起义汇聚一起便迎来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指出：“十六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基本上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进行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中世纪早期教会已成为教会封建领主及世俗统治者的综合代表。教会镇压异端运动以及他们与世俗封建王国王的斗争也完全是为着自己教会统治斗争的物质利益进行的。这时的一切斗争都十分明确地表现为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世纪教会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利益并作为它的产物，可以根据它的经济活动来研究它认识它，准确地说，可以根据它的收入和收入的来源研究认识它。法国一位历史学家

说：“财政问题在教皇信札中所占的地位和神学问题一样多”。十三世纪起，出售教会职位成为教皇国库最能获利的收入来源。根据天主教历史学者阿尔道夫·戈脱劳勃的估计，自西克斯脱四世起至庇护四世止近百年期间，教皇们出售职位总共收入得了一百九十二万三千兹库提。在德国，（十三世纪编年史记载）大主教的收入年达二十万一千马克，而当时萨克森大公的年收入为二千马克。十四世纪时捷克的“教会几乎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二分之一。”（〔苏联〕约·拉甫列茨基：《梵蒂冈》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北京，第24页）据恩格斯考查，巴黎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在查理曼时代的领地，住有二千七百八十八户人家，其中二千〇八十户是隶农，……只有八户是自由的佃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单行本，第148页）日尔曼著名的富尔达修道院竟拥有一万五千处产业。这些修道院领地上的农奴负担沉重，生活极其贫困。除沉重的徭役外，还要交纳什一税、实物租，甚至要交人头税、盐税、走路税、过桥税等。因此，教会修道院成了又一个封建农奴主。这时异端运动也由开始反对教会占有财产及神职人员腐化逐渐发展为要抛弃某些教义和仪式，如反对“原罪”说和“救赎”说，反对儿童洗礼及敬拜十字架。群众甚至不进教堂，当面斥责主教：“我们不要听你的！我们也不要你祝福！”不言而喻，这种反抗和教义纷争的背后是隐伏着一种政治上的斗争，即异端教派反对官方支持的正统教会以及教会与世俗统治日益结合，同流合污。正统教会则企图从唯心主义有神论观点出发，阐明宗教信仰与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的关系，让人们相信这种关系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使宗教神学为世俗政权的统治服务。

十世纪以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都不断涌现农民、城市市民和平民的反教会斗争。1112年著名的法国琅城市民起义就很有影响。阿尔比派异端在巴尔干半岛及法国南部农村基础雄厚，十分活跃。意大利最著名的阿诺德异端起义，在起义中则杀死了教皇，组成罗马共和制政权……尽管异端运动一次又一次被镇压了，但是反封建教会的斗争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到十四世纪后，各种异端教派便都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合流，声势更为浩大，终于导致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

纵观上述，异端是在“正统教会”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出现的，这时教会已变成“特权贵族和领主”。对此，黑格尔说过，当时教会已经发生了质的演变，即由简单的管理宗教仪式的组织变成了庞大的“教会国家”。这个“教会国家”的主权者是教皇、主教、长者、教士。这些教会首脑，他们是一批特权分子，他们构成了教会内的特权阶层。他们采取巩固教会特权阶级的国家形式，以保护教会财产的私有和不可侵犯。他们与世俗奴隶主贵族们、与世俗国家统治者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构成了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所以反教会的异端运动也就成了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

异端运动是以宗教形式表现的阶级斗争。它主要出现于下层广大教徒群众和下级神职人员中，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状况决定的。贫困与饥饿历来是社会动乱的诱因。广大的劳苦群众在统治阶级长期剥削压迫下过活，水深火热，灾难重重，无论是“天国”还是人间，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沉沉。人们受苦受难，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十字架，耶稣像么！经验告诉他们，上帝从来不照顾穷人的。统治者

的残酷刑罚他们尝到过了；劳役的折磨和筋骨的撕裂他们体会过了；达官显贵们的腐化堕落和贪赃枉法他们看到过了。当成千上万的无辜好人——那些供富人享受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一个个在饥荒动乱的苦难中呻吟着挣扎着绝望地但仍期待着死去的时候，这时上帝在哪里呢？！当那些真正虔诚的赤心的教徒们为在上帝面前争得人人有之一席平等自由之地而被冠以“异端”罪名送入火刑场的时候，这时耶稣基督又在哪里呢？！他们的人性使他们对这些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他们内心的愤怒之火，一经点燃，将如火山爆发出“三千年时光所积累的回响”（雪莱：《伊斯兰的起义》第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把这整个的罪恶世界烧翻。实际上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他们往往提出要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义来反抗现行社会制度并为之进行持续不懈的斗争。

异端运动具有早期民族反侵略性质并具有和农民起义运动相结合的天然联系，这在中世纪初期就有明显的表现。查理大帝以武力每征服一个民族的时候，也就同时以武力强制该民族皈依基督教，可以说中世纪基督教是靠武力传布的。在查理大帝征服的过程中，八世纪，欧洲西部日尔曼人变成了基督徒，那些最初是阿利乌斯教派的也都改信了天主教。九世纪末，中欧西部从莱茵河到波罗的海一带地方都信奉了基督教。十一世纪初，东欧的斯拉夫人都皈依了基督教，但俄罗斯人则加入东方教会而成为正教徒。稍后，异端运动发展扩大，则明显具有反掠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的性质。胡斯战争是如此，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也同时具有反对做“教皇的奶牛”的意义吗？到十至十一世纪城市兴起以后，城市市民平民异端才正式与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其他突出而具有很大影响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十四世纪初由英国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提出的改革教会运动导出的异端“罗德拉派”，后来则直接发展为一三八一年的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异端运动在中世纪的中期和末期，形式就更加多样，程度也更加激烈，规模也更加空前。教会的暴力镇压都无法控制异端运动的发展。因为异端运动无论是基督教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步的倾向，而历史的进步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异端运动和农民起义结合，推动了整个中世纪阶级斗争不断发展，从而把封建神权的统治推到崩溃的边沿，开拓了欧洲人民反封建教会斗争的新境地。

基督教异端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目的在于摧毁旧的经济制度，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指出，和伊斯兰的宗教起义不同，基督教“这些起义同中世纪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而“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由此可以看出，异端运动要恢复早期基督教的财产公有和平等，就是要打倒现行的旧的经济制度，从而改变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满足他们的“实实在在的

现世利益”；他们并不是希望什么“来世”的幸福“天堂”，而是相信靠他们自己可以在人间建立起美好的社会来，他们的革命行动正是出于他们的这种革命理想。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异端运动不能不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异端运动还导致欧洲现代文明的产生。欧洲人民要得到彻底解放，不从宗教的羁绊下挣脱出来，不砸碎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是不可能的。只有冲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才会迎来欧洲的新生。空前深刻的文艺复兴运动承担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反宗教神学斗争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高度评价这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矛头直指封建教会和宗教神学。人文主义者思想家们在运动中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来和天主教会的宗教世界观针锋相对，分庭抗礼。教会以神为宇宙的中心，人文主义者思想家们则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来和它对抗。他们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用“人性”来反对神权。他们提出要求“个性解放”来反对“禁欲主义”。他们还站在自然主义人性论立场上，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来否定教会的神本主义；否定对虚幻天国和神的崇拜；否定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等级世袭制度和生产关系。这些思想，在当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束缚和宗教观念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因此具有反封建的积极进步意义。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封建君权、神权时所提出的人权、人道主义的口号，实质上是他们资产者所要求的谋取自由竞争，争夺政治权力的权利。他们所宣扬的人性就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自由是贸易和海盗掠夺的自由，平等是买卖的平等，博爱是金钱关系。他们要求的“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实质上是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得到公允，并肯定其感情和欲望的合理性。所以，他们的口号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尽管如此，然而作为从反动营垒内部起作用瓦解中世纪封建神权统治的一支主力军，诸异端运动不能不作为欧洲近代文明的先驱而载入史册。

近年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报刊杂志发表过很多大谈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的有关文章。他们都引经据典引证一些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有的文章甚至也不乏作些关于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分析，殊不知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具体条件下，抽象地侈谈什么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要讲人道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只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才是真正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是为解放广大人民群众使之不受剥削和资本压迫，不受贫穷、苦难和愚昧服务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具有可实现的特点也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口口声声要讲什么“人性”、“人权”，要求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说穿了无非是要实行资产阶级的那种“人权”、“民主”和“自由”。诚然，这些东西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本质上，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它关心的并不是千百万劳动者的自由和权利，所以它在历史上从来

也没有实行过。请问，资产阶级给过那个劳动者一工人以什么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些剥削者富人同那个当牛马的奴隶、农奴讲过什么博爱和平等？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怎么还能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宣扬唯心史观而不随时代前进呢？

本文所论中世纪基督教异端运动其优秀人物作为思想文化进步的代表为欧洲文明的新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中多数人都曾是进步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人文主义者；但丁、伏尔泰、哥白尼、布鲁诺、闵采尔、莫尔等都是属于这一进步行列的。早期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某些观点也曾由异端思想家及其领袖人物提出过。然而社会主义理想之实现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依靠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当代资产阶级剥削者还高喊什么“人权”、“人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等等，不是明目张胆地在进行虚伪的欺骗吗？纵观历史，我们闻见之史实还少吗？本文着意在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和批判，使史学研究为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借鉴，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服务。

（责任编辑：王步贵）



美国科恩教授与我省学者座谈

美国密执安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卡尔·科恩（Carl Cohen）

根据中美互换高级学者的协议，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邀请，最近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四月二十三日，美国客人从北京来我省参观访问，与省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所、社会学所的专业人员以及兰州大学哲学系、西北师院政教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省政法干校、省市委宣传部门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座谈。

科恩教授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美国学术界有关目的论和义务论两大伦理学派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社会中关于婚姻、家庭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他还分析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堕胎”现象的原因，以及各伦理学派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评价。

科恩教授还就我省学者提出的人口控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新技术革命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美国道德咨询、青少年犯罪的道德原因、美国大学的伦理学教学、美国人的工作动力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回答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科恩认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联系将会更加密切，人们可以知道国家要办什么事情，并参与国家政治，电子计算机将提供这种可能。有了电子计算机，可以建立信息“银行”，随时提取信息，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敏锐。然而，新技术要求掌握者必须具有很广的知识，而电脑的设计者和操作者就可能滥用它，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大多数人学会使用计算机。

科恩教授和夫人还参观了我省的名胜古迹敦煌，接着去内地参观访问。

（哲延）